逢生醫社 王華明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牛皮頑癬九子爛羊大小瘡症 住四聖祠南街三十六號

智育影院 八月三十一日起演 歌女紅牡丹

大光明 八月廿六日起演 妖光俠影

滑稽時事 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回合訂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伍仙劇目列后

戰朝陽 馬張路會 失熱河 遼王聞報 斬湯 逼張學良 罵機 跳舞廳 胡蝶跳舞 和日本 托國聯 洋學良過關 生瘡上路 花先賤 文聖街哭屍 捐款 劉鄧兩軍大戰毗河

成都新聞經售

閱者渴望之 姨太太外史 續集

日內將繼續披露並整理全稿出書

笑俗先生鑒昨閱成都新聞所登載之姨太太外史廣告不甚看得明白今特另擬一寶塔式廣告送上請斟酌可否另登 德壽年十三歲

笑。真妙。買來瞧。硬有味道。又不多費鈔。笑得你眼淚吊。雖滑稽確不大騷。甚麼東西聽我稟報。才是姨太太外史廣告。售書處東御街一伍肆號

這個廣告是一位小朋友德壽君送我的茲將來函一併登載並祝德壽君讀書努力 俗笑誌謝

煙
福煙
好福煙
純記福煙
物美價又廉
吸者稱香稱貨
好名譽又十多年
開設在春熙路北段

中華郵政認為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五)

成都新聞

第肆捌陸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暴風雨肆虐全世界
▲意法死多人損失難計
▲西氣候反常天寒降雪

(路透倫敦電)世界各地均有暴風雨肆虐之報告，意法兩國最近數日中因暴風雨死多人，損失難計，西班牙境內之氣候極為反常，國內一大部份土地之農作物，為暴風雨所毀，皮利牛斯山脈一帶天氣嚴寒，降雪六吋，此實罕覯，印度境內亦有災情，據西讀拉消息，阿薩週圍三百方哩，有大水冲毁房屋，糧食多所，淹斃數百人，并牲畜無算，

小報大事記

▲上海廿九日電孫科定卅一由檀香山乘輪歸國云

▲上海廿九日電外部派鄺光林充駐舊金山總領事定世(卅一)啓程赴任云

▲上海廿九日電國際貿易局息七月份洋米進口總數為三百八十二萬三千餘元云云

▲上海廿九日電我國駐巴西使館秘書兼直屬駐巴西支部常委沙翰請假四日准後乘輪到滬云

反共聯語

共產黨。亦何橫哉。據我冷眼看他。不久就無立足地。

老百姓。果真歡喜？從此熱心反共。立刻便有出頭期。

右聯為匪據儀隴時，召集開會，懸於場門，發現此聯，於此可見人民反共之切也，

有問必答 王洪順 博士信箱

(問)鄙人年幼，父母雙亡。先父母在世待我非常親愛，臨死沒有同我說一句話，又沒有托夢給我。你博士見識高明，盡賜我一個妙法，能使父母同我說幾句，或托夢於我。(黃巖景秋)

(答)夢乃五臟疲勞所致，臨睡多吃東西，或能成夢；否則手捏鼻頭，亦可做夢。白天須常想父母，父母方能出現於夢中。設日間常想王洪順，則夢中來者，必非令尊令堂，而定為我也。

(問)男女標準結婚，年齡是幾歲？(萍痕)

(答)男，廿五歲以後；女，廿四五歲。

青蛇

戴公館發現

京訊考試院院長寓舍，昨(十八)晨十時許，園丁正在院中芟刈雜草樹間，突落下火赤練蛇一條，長二尺許，全身赤斑，首翹尾，狀欲噬人，旋由園丁以竿挑至荒地，為路人擊斃，未曾傷人云，

子女累之農夫 ▲拾棄兒中獎 棄兒頸繫一紙獎券

(國新社十六日華沙電)波蘭有貧苦農民加託新斯基者，家中已有子女六人，頗苦負担之重，數日前，彼步入田間工作，聞草地中有呱呱哭聲，往視之，則一被棄嬰孩，加託新斯基本已不堪兒女之累，惟憐而收之，該兒一身之外無長物，惟頸項繫紙片，視之，則波蘭國家彩券一紙也，追開獎之日，該券竟獲中，驟得波幣一萬五千直落帝，現已卓然小康矣，

▲滑稽拾零 變父償債

某富翁，守財奴也，家貲累萬，猶自操作，不肯僱一傭，然其子性放蕩，揮金如土，且常向人云；「富人積蓄，本留作兒子用的，倘兒子再不敗家，金錢將無處存放了，況金錢原是流通之物，不能佔為已有，我之揮霍，父雖反對，而世上平民，都把我當大慈善家看待」，富翁聞之，亦卽醒悟，遂將各債戶，一齊喚至，把債券焚毀，概不再要，諸債戶，莫不感謝，咸願來生變犬馬圖報，惟內一所欠最多的債戶，跪謝曰；「他們欠的少，倒可以變犬馬償還，我欠的太多，只好下世變為你的父親了，」翁大怒曰；「豈有此理！」大債戶急曰；「請勿怒！我如變犬馬，雖數十世也還不清，惟有變作你父，才好把勤苦積蓄的金錢，盡量與你浪用。

小舞台 新歡樓

(小個子撰)

(花旦唱)憶昔年在滬濱，紅燈綠酒。跳舞場電影院，晝夜勾留。悔不該動凡念想甚結構。離天河別群星方下玉樓。奴本是亮晶晶南來北斗。王季歡他本是浙西狂流。結秦晉牽絲蘿配成佳藕。誰不稱窈窕女君子好逑。只說是相燕好同相厮守。誰知他不修行煙酒為儔。白日裏發怒嫌擺足搖首。夜晚來酣聲作諸事皆休。對殘燈憶昔時數盡更漏。忍怨憤奴與他各睡一頭。他那雙衛生足硬是好臭。莫奈何奴只得又睡那頭。一陣陣酒味兒令人難受。又是甲又是酒總不回頭。大夢醒已是那三竿時候。美光陰俱付與鋪蓋枕頭。奴也曾婉言語勸他戒酒。他只是當面允轉身復休。氣不過復故態東玩西走。講平等倡女權大家自由。(大二三四旦同白)彭先生早哪。(花旦白)呀。客已先至 主人尚遲遲其行。衆家妹妹。我眞荒疏也。(同白)彭先生說那裏話來。俗話說。先生有事，弟子服其勞我們當然應早來候候先生。(花旦白)哈哈(唱)衆姐妹可算得興高情厚。王漢倫險些兒雙淚爭流。轉面來叫茶房迅換大斗。衆姐妹悶懷暢不醉不休。(未完)

進香失女 黃犬導歸

揚州訊，江都西鄉尹家莊農民桑錦生之妻錢氏年五十許，於本月二十六日上午，攜八歲女孫小杏子至觀音山進香，家畜之黃犬，亦尾隨其後，詎氏於途中忽失女孫，尋覓多時，竟未能獲，不得已隻身歸家，令子長貴往觀音山沿途尋找，亦復無踪，乃二十八晚四時許，黃犬竟偕小杏歸家，據小杏子報告，係賴黃犬前導，繞越田疇而歸，否則路線不易辨認云，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魚]

(236)

第四十六回 重勞工學士拉車 全孝道富商勸石

是不是還碗東西。你用血海參昔。射這碗海參。對不對。吉相喝了一杯。說道。你的腦筋臨敏得很。小谷便道。講賭你敗令吧。我的腦子要脹破哩。還是我來做個拳莊。說着。五對八馬。鬧了一回。方纔進飯。飯罷散席。吉相和小谷同轉寓中。次日小谷要往寒山寺游玩。就在寓中進過午餐。便同吉相。走出旅館。兩個烟容滿面的車夫。拖着車兒奔來。小谷揮手說不要。另換一個年輕力壯的車夫。限他二十分鐘奔到寒山寺。那個車夫。名喚阿六。是蘇州車夫隊裡第一快脚底。所以欣然答應。說定一塊錢打來回。小谷道。托你再叫一個。要和你奔得一樣快的。阿六笑答道。這般都是飯桶。奔不快的。話聲未畢。只見一個面白書生。拖着一輛包車奔來招徠生意。小谷叫他。身穿操衣。帽子上頂着東吳大學的徽章。便訝然問道。為什麼要拖黃包車呢。是不是嫖堂子用盡了學費。不能到學堂了。大學生笑答道。今朝是禮拜。學堂裡不上課。我為尊重勞工神聖。提倡半工半讀起見。特地向校長乞借包車。到馬路上做苦力。許多同學說為奇聞。一路跟着我。直到葑門。有人叫我拖到這裡。你們要往那裡去。我來拖好咧。阿六以直告之。大學生笑道。我的財運亨通。已到手了四毛錢。又有一塊錢收入了。於是小谷坐着學生車。吉相坐着阿六的街車。兩人洒開大步。在山塘上比脚底。阿六久作苦力。飛也似的向前狂奔。那大學生。原是賽跑選手。在遠東運動會中奪過錦標。所以插翅似的緊緊釘牢向前幾縱。已在阿六車前。阿六心想一路是我在前。劉頭被他漫過。心不甘服。拚命前奔。只是漫不過。大學生已在寒山寺前停車。阿六奔得喘吁吁趕到。小谷走下車來說道。你們倆都是神行太保。闖門奔到這裡。二十分鐘。還沒有到咧。說罷便與吉相入寺遍走一周。

成都 長發和號
專門口蘑豆豉
零售 口蘑 每斤 二千八
五香 二千二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販莊格外減價▶

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小舞台
本日明演新款娛樂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最消遣
總府街中段昌福館對門製革廠樓上黃金龍售 唐建薩土 煙 四 三 吊錢

地點又適宜
會客又方便
說笑又談天
又可以消遣
樓高涼風爽
[illegible]
把斗徐徐吸
天上非人間

同樂印刷社
石印鉛印 各種 簿冊 書籍 [illegible]
價值低廉 出品迅速 [illegible]
◀住成都[illegible]街九十四號▶

止咳仙丹
療肺久咳丸
上海華能大藥房特效出品
不拘新久老咳哮喘等症
能服此丸五分鐘止咳
若不見效原洋退還
每瓶暫售五角
成都經售處
生生藥房 壽春藥房 健國藥房 華藥房 華通藥房 華勝藥房

廣告價目
本報新場每日如登廣告收效必宏我 [illegible] 每字 [illegible] 角 [illegible] 推 大廣告及長期另議

除邪美容 功效第一
天女牌
換面金丹
總批發處 中外大藥房
本市各大西藥房 王啓處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五十四回 歐陽慶折兵青湖鎮 蕭鸞英失利武勝關

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竇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藩鎮叛離，四夷觀望，皆由朕撫馭失道，誠議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厥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心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料，以養民力，至於罪廢諸臣，有公忠正，廉潔幹才尙堪用者，不拘文，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卽陷沒脅往之流，能舍逆反正，率衆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斬杞宗，仍予封侯之賞，嗚呼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尙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免厥愆，歷告朕意，

甄隱賽花等看了，都稱羡陸贄高才，並嘆佩德宗宏量，陸贄之遜謝不遑，甄隱等，復看下面一幅，却是申討盧杞檄，文約萬言，殊難細瞧，甄隱只看了內中幾句道，魯邦五惡，羣推處父之儔，楚國元凶，共說商臣之侶，從蛟振蟄，助虎騰江，行宗暴戾，志肆從橫，存者散離，逝者溝壑，[illegible]，紊亂刑章，皂隸之輩，簪裾盈室，青衿之貴，斧鉞盈門，蠶食倉箱，鯨吞府庫，哀哀赤子，俱增失路之悲，慘慘蒼生，共效窮途之哭，甄隱嘆道，盧杞竟拿這幾件事來說，便當分屍有餘了，賽花道，他的罪過，何曾止此，俗云，上疎下荒，他那些子姪輩，更爲不法呢，三人嘆息了幾句，復又看下面德宗命羅燕征討的旬詔道，兵本帝王，將稱仁義，示堂堂之鼓，張正正之旗，故以東建強陳，功成霍衛，無凶不滅，有寇皆誅，今遣使持節大都護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鳳翔刺史尙書令，世襲還國公，加封蕩寇大元帥忠毅王羅燕，總率貔軍，全從虎旅，青萍舞劍，紫艾揮刀，僉鼓簫笳，若流星之乍墜，玉腰弓展，似落月之初沉，預計羣凶難逃一網，自偽隱匿，醜類逡巡，殊死可期，喪亡將及，獻芹宮之誠，懸藁市之頭，令顯不天威，明昭國憲，只賊臣盧杞，罪無可宥，長蛟決裂，小鼠無誅，隨從叛逆，或爲一代元勳，三台碩輔，司隆鼎鼐，任重鈞衡，畏尾貪生，藏身惜命，豈[illegible]悲慚后土，[illegible]愧皇天，梟載丹書，汙[illegible]碧簡，甄隱賈從讀，正看得搖頭未已，猛聽喧嘩聲起，原是衛[illegible]道，越國公退[illegible]，甄隱忙[illegible]檄文，[illegible]要與陸贄，一同起身，來迎逆羅燕，紗燈叢起，侍衛已簇擁着羅燕秦旭海到來，大家復互相問詢了陣，與羅燕祝賀，羅燕便道，本爵蒙主上厚恩，委任東征，但賊勢猖獗，蔓延未已，傾據探報，河南山東二地，十三日郎已謀叛，故爾對闖軍報，俱係實蹤，我軍新創未愈，又難遠涉，本爵甚以爲憂，賽花欠身道，國公神威遠播絕域，德望素爲將士敬服，更何憂乎區區小醜，且大安諸將，俱爲賢臣苗裔，江淮健兒，俱係百折戰士，甄隱敢爲担保，必無他疑，羅燕大喜道，如此本爵便於今夜，調集合軍，從事東征，煩參軍召集大安諸將，聽候本爵佈置，[illegible]批令箭，[illegible]，大[illegible]，早已[illegible]，紛紛[illegible]集，假雁翅般，排列兩傍，羅燕拔支金批令箭在手，叫了聲蕭鸞英聽令，蕭鸞英應了一聲，末將在，出列欠身候令，羅燕道，將軍威震江淮，名噪全浙，本爵已將汝戰功，奏呈主上，但因在此軍事倥偬之際，聖上驚悼之餘，未遑令吏部審定官銜，令本爵暫行以將軍爲蕩寇第二路詔討使，

新詞劇本第二集
風流小生單行本
發售預約
本書全稿五萬餘字。刻已登畢。茲特[illegible]不日出書。每冊定價四角。預約歡迎讀者。減半收價只收二角。約期定九月廿日截止，定九月底出書。書額無多訂購從速。
又玉獅帶二集。定風流小生出書後。卽發售預約。
初集定價一元四角。外縣郵票代價不取寄費。

大明廿七俠（一二〇）

第卌四回 孫業金陵染時疫 闞澤鯤施舍藥餌

丈夫曾囑着胸口喊中難受，那時小婦人只道是丈夫在路上受了風冒，故此並不介意，因爲疲倦，說到此處，不由面皮微微泛紅，纖手流淚說道，不由又睡着了，及至醒來，天已大亮，丈夫卽已死在床上，說罷大哭，龍公嘆息點頭，遂援筆判道，審得尹伊氏告兒媳米氏毒死兒子尹起鳳一案，曾詳細審訊調查，米氏並無淫行，事親又孝，而夫死不明，冤成不白，因查洗冤錄意外諸毒篇，有雞毒一條，頗與尹起鳳致死情形相似，爰將其食餘雞餚，試之狗貓，狗貓皆死，是尹起鳳之死，乃係悟中雞毒，並非米氏謀害，所告應卽銷案，并令尹伊氏善視兒媳，俟其分娩後，如生子得接宗祧，亦是尹氏之福，如生女，將來亦當卒子之冢，此時先令以親房之子承嗣，遵禮入殮成服，此判，判畢對尹伊氏婆媳道，王大娘借雞煮食，原亦出於善意，爾婆媳回去，不可因此遷怒，本縣念爾婆媳，都是青年守寡，貞節可風，將來定要申詳上憲，旌表你門，目下並令在本縣漕糧下，每年撥若干銀子，作你婆媳贍養之費，且俟日日生下男女之後，再行核奪，尹伊氏婆媳叩頭而去，龍公自此以後，青天大人的聲譽日隆，每日所斷之案，奇奇怪怪，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當時文天樂同事們，將以上龍公在歷城任上斷事如神的情形，說給公孫策聽，文天樂并對公孫兄，你該送這一軸顧繡呢，公孫策聽了道，葛想杭緯之得復功名，雪了冤屈，應不應仁卿夫妻的死，龍公怎能斷定是郎德珊所害而不疑呢，文天樂笑道，咱們先用酒菜，別說空話，將酒菜都冷了，另一個同事道，公孫爺，別說你老要問，便是咱們也不明白，後來聽得傳言，說是龍知縣的管家那福說的，當時他也不明白，問龍公何以知道是郎德珊，龍公說，這個只明，沈二楞既說平常無人來，又說杭緯之是在前進借的傘，如此推想，孔氏愛悅杭生，見他遺下摺扇，錯會其意，故此將扇子把玩，不忍失手，郎德珊在緊對門，杭生來去，他自然看見，曹二又是新來，那麼識兒手，定是郎德珊，可以無疑了，並說郎德珊的硬證甚多，第一便是後園外足跡，第二便是他由後面走，不由前門走，儼如不是葛仁卿的至戚，或常到他家來的，那能在深夜裏知道路徑，如此熟悉，第三葛家大門未關，夫妻怎樣被殺，可知人是在未關門以前，卽便掩入的，篤四除殺人外，並不曾少衣服首飾，可知不是賊，況經密查，葛生素來和易，無有仇人，那麼完全爲了個色字可知，第五郎德珊自曹二開店以後，卽行避面，必慮可知，就此推想兒手不是郎德珊，還有誰呢，公孫策道，那把扇子，豈竟無巧不巧在地板上的呢，這不是疑案嗎，文天樂接口道，還有何疑想，必是在房裏桌上，震落在地下的罷了，咱們吃酒用菜，說着執壺，給公孫策篩酒，傍邊同事，也任口不談，給公孫策搴菜，請晚賓主盡歡，快樂非凡，兩傍兩桌，吃畢多時，他們詩桌，還在上菜，直吃到大家都有八分酒，方纔住杯盛飯，飯畢，大家散了座，洗面吃茶，閒談了一會，由文天樂親自招呼着，陪公孫策到前面客房內安歇，公孫策睡在床上，心想凡人事眞難料，萬想不到文天樂會到這裏來做買賣，却在此處成家，我又會到此地來相遇，想了一會，朦朧睡去，次日起身，文天樂仍是照樣款待，公孫策甚不過意，第三日，卽便告辭，文天樂心賤內等約莫兩後日准可回來，

△符號詩

近年官署公文，又有通令改用標點符號以說，因憶昔年，有某機關一小職員，位卑薪薄，距家復遠，其妻堅欲隨行，家人卒送眷至任所，該員時正承辦關於新式標點符號之公文，乃撫拾符號，賦感懷詩，中有句云：

一官知！大千里幾○來彼時曾？其全首，惜爲日已久，不復記憶矣，